

民國文存

83

藝術論集

李樸園 著

知識產權出版社

民國文存

83

藝術論集

李樸園 著

知識產權出版社

本書主要包括羅斐爾前派、19世紀藝術演變史、藝術大會與藝術運動三個藝術專題的研究。作者在書中介紹了羅斐爾前派的主要代表畫家以及自己對藝術的感悟，全書語言通俗易懂，內容簡明扼要。

本書適合對藝術史感興趣的大眾及相關研究者閱讀。

責任編輯：劉 江 責任校對：韓秀天
特約編輯：田 吉 責任出版：劉譯文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藝術論集/李樸園著.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 10

（民國文存）

ISBN 978-7-5130-3760-0

I. ①藝… II. ①李… III. ①藝術理論—文集 IV. ①J0-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15192 號

藝術論集

Yishu Lunji

李樸園 著

出版發行：知識產權出版社 有限責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 址：<http://www.ipph.cn>

發行電話：010-82000860 轉 8101/8102

責編電話：010-82000860 轉 8344

印 刷：保定市市畫美凱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720mm×960mm 1/16

版 次：2015 年 10 月第一版

字 數：134 千字

ISBN 978-7-5130-3760-0

郵 編：100088

郵 箱：bjb@cnipr.com

傳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責編郵箱：liujiang@cnipr.com

經 銷：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11.25

印 次：201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40.00 元

版權專有 侵權必究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民國文存

(第一輯)

編輯委員會

文學組

組長：劉躍進

成員：尚學鋒 李真瑜 蔣方劉勇 譚桂林 李小龍
鄧如冰 金立江 許江

歷史組

組長：王子今

成員：王育成 秦永洲 張弘 李雲泉 李揚帆 姜守誠
吳密 蔣清宏

哲學組

組長：周文彰

成員：胡軍 胡偉希 彭高翔 干春松 楊寶玉

出版前言

民國時期，社會動亂不息，內憂外患交加，但中國的學術界卻大放異彩，文人學者輩出，名著佳作迭現。在炮火連天的歲月，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的知識分子，承當著西方文化的衝擊，內心洋溢著對古今中外文化的熱愛，他們窮其一生，潛心研究，著書立說。歲月的流逝、現實的苦樂、深刻的思考、智慧的光芒均流淌於他們的字裡行間，也呈現於那些細緻翔實的圖表中，在書籍紛呈的今天，再次翻開他們的作品，我們仍能清晰地體悟到當年那些知識分子發自內心的真誠，蘊藏著對國家的憂慮，對知識的熱愛，對真理的追求，對人生幸福的嚮往。這些著作，可謂是中華歷史文化長河中的珍寶。

民國圖書，有不少在新中國成立前就經過了多次再版，備受時人稱道。許多觀點在近一百年後的今天，仍可說是真知灼見。眾作者在經、史、子、集諸方面的建樹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蔡元培、章太炎、陳柱、呂思勉、錢基博等人的學術研究今天仍為學者們津津樂道；魯迅、周作人、沈從文、丁玲、梁遇春、李健吾等人的文學創作以及傅抱石、豐子愷、徐悲鴻、陳從周等人的藝術創想，無一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名作。然而這些凝結著汗水與心血的作品，有的已經罹於戰火，有的僅存數本，成為圖書館裡備受愛護的珍本，或

成為古玩市場裡待價而沽的商品，讀者很少有隨手翻閱的機會。

鑑此，為整理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瑰寶，本社從民國書海裡，精心挑出了一批集學術性與可讀性於一體的作品予以整理出版，以饗讀者。這些書，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科普、傳記十類，綜之為“民國文存”。每一類，首選大家名作，尤其是對一些自新中國成立以後沒有再版的名家著作投入了大量精力進行整理。在版式方面有所權衡，基本採用化豎為橫、保持繁體的形式，標點符號則用現行規範予以替換，一者考慮了民國繁體文字可以呈現當時的語言文字風貌，二者顧及今人從左至右的閱讀習慣，以方便讀者翻閱，使這些書能真正走入大眾。然而，由於所選書籍品種較多，涉及的學科頗為廣泛，限於編者的力量，不免有所脫誤遺漏及不妥當之處，望讀者予以指正。

目 錄

I 羅斐爾前派	1
一、導 言	3
二、他們的會面	10
三、羅斐爾前派畫友	14
四、最初的努力	18
五、畫友的厄運	24
六、亨特的藝術	32
七、米萊斯的成功	38
八、魯賽的的詩畫	46
九、亨特的生平及其東遊	52
十、米萊斯的生平及趣史	57
十一、浪漫的魯賽的	61
II 十九世紀藝術的演變史	67
自 序	69
小 引	71
一、列布蘭與大偉	74

二、英格與德拉夸	80
三、礮火中的藝術及其他	87
四、民間的藝術家米勒與攷伯	92
五、印象派與外光派	103
六、米勒斯與哈曼·亨特	105
 III 藝術大會與藝術運動	115
自 序	117
一、藝術大會與藝術運動	119
二、首都美展	146
三、談藝術運動	149
四、美展會答人	156
 編後記	163

I 羅斐爾前派

一、導 言

有人描寫十九世紀初頁西歐的藝術界情形，說是像一個盲人一樣，站在十字街頭，用了相依為命的那命杖，四下摸索着，尋求前進的去路。假使這個寫法沒有錯，讓我們來想一想：誰把這個可憐的人弄瞎了呢？那命杖是什末？他到底找到了去路沒有？根據幾多人的說法，我們知道，刺破這個好人的眼睛者，該是傳統遺襲的成法；那命杖該是生活在十九世紀初頁的，那些有良心的藝術家們的勇於進步的心；至於他的出路，他也靠了自己的努力找到了，那是向自然去的那條光明的路。

眼望着當代藝術的墮落，抱了一顆不滿足的心，急切的想走向自然去的這種藝術家的心相，是當時西洋藝術家的普遍的現象。在法國，從德拉夸用浪漫派的巨斧，將古典派的妖影一掃而去之後，有米勒的、孟納的極端的寫實派；在德國同英國，則有羅斐爾前派。後者倡盛^①的時間不長，但至今被一般新的藝術家尊為祖師的孟納同比沙弱，的確也受到他們的影響不少；尤其在英國，甚至使擁有該國無上權威的藝術批評家盧斯金，萬分地傾心於他們。

最初的羅斐爾前派還是起於德國，領導者是歐佛白克（生於千

① “倡盛”今作“昌盛”。——編者註

七百八十九年，死於千八百六十九年）同加乃留（生於千八百十四年，死於千八百六十七年）；為羅斐爾前派畫友所領導的這英國的羅斐爾前派運動，到千八百四十八年代^❶，始露了崢嶸的頭角。這兩派的名字是相同的，却也有著小小的區別。他們同然抱了毫不妥協的態度，反抗風行當代的藝術家的遺老遺少，反抗傳統抄襲下來的固定的頑強的成法，而力返於羅斐爾以前的時代——把藝術家自身，深深地浸沒在大自然的神祕中，而以自己的法則、自己的眼睛來觀察自然，玩味自然，表現自然。

在德國的畫家們，統望把自己的眼睛，正對了羅斐爾以前的老畫派，把這些藝術家們的純樸誠懇的精神，努力發揮出來；他們以為，這些老畫家的精神自然值得佩服，但從米釋朗釋婁以後，藝術界已竟^❷把這種特點丟得淨盡，使牠至今沒有發展的餘地，這是可惜的。

在英國的羅斐爾前派，雖然同樣要返身到羅斐爾以前的老畫派那裏，發掘他們的誠懇的獨立的精神；但他們絕不肯像羅斐爾以後的藝術家一樣，跟了以前的畫家，步亦步趨亦趨地亂跑；他們要發掘羅斐爾以前的畫家的長處，而即以他們的態度，直接同自然相對，甯肯向了大自然低頭，却不肯向另外的畫法彎腰，不管是羅斐爾以前或以後的藝術家們；自然的法則他們肯尊敬，人為的法則他們仍反對。比如關於宗教的成分，德國的羅斐爾前派藝術運動，最初很肯採取，但在英國，則視為不甚重要。

“羅斐爾前派”這個譯名好像普遍得很，然而為英國的羅斐爾前派運動領袖之一的哈曼·亨特曾有一句話說：“Pre-Raphaelitism is not

❶ “千八百四十八年代”為公元1848年。——編者註

❷ “已竟”今作“已經”。——編者註

pre-Raphaelism”，意思是說，羅斐爾前派不須要以超過羅斐爾派為能，而要以羅斐爾以前的藝術家們的態度自持，把自身直接溶化到自然的法則中去，因此，有些人把它譯作前期寫實派，“前期”表示是在羅斐爾以前，“寫實”則表示在彼時的藝術家們完全是描寫大自然的實象的作家。此處，為大家易於了解起見，仍用較為普遍的今名。

這個名字之由來，也有一段很有意味的歷史。羅斐爾前派的起因，自然是反對模倣羅斐爾的作風的那些無聊的作家的，却絕不是反抗羅斐爾。羅斐爾的藝術是好的，在文藝復興時代，他也曾同了萬西同米釋朗釋婁反抗過以前的作家，也曾被稱為文藝復興的三大畫聖之一；就他的本身來說，那種溫柔，那種雅潔，那種豐腴的特質，也的確值得大家的崇敬。但這種尊崇，在藝術家自身是當得起的，因為這是他自己的藝術賺來的；如果是另外不同的藝術家，強要以自己的身首，來學得他的溫雅豐美，而且沒有一點不相同，則在為羅斐爾賺得人們的崇敬的同樣的特點，却正是為別人的賺得被人鄙夷，這是顯明的道理。不想跟在羅斐爾以後的一些作家，不曉得自去發揮自己的天才，却偏要用全力去模倣羅斐爾，坐使活潑地的羅斐爾的作法，一天天凝固下來，冰冷下來，變成一種金石做成的固定的範型。不但如此，這些無聊的作家，且要用這種僵死的範型，限制一切別的藝術家，使他們一定安身在這種制梏^①中，豈非笑話。在羅斐爾前派畫友未組織以前，這種範模的冷酷，是益常^②可怕的。喬治布莽（Sir George Beaumont）說，好畫一定是褐色的；一般有名的藝術家同藝術教育家，也說，無論如何，畫的用色，總要以

① “制梏”今作“桎梏”。——編者註

② “益常”今作“異常”。——編者註

褐色為主；同樣也以為，如果一幅非褐色的畫，絕不是好的、名貴的作品；便是我們所見的草木，誰都不敢說是青色的，不然便有被指為大逆不道的叛徒；藝術家的名流以及國家畫院的教授，甚至有句話說，只要能細心地去畫兩年褐色畫，“自然眼”（an eye for nature）便會發現——這樣，便造成了所謂“褐色時代”（Age of Brown）這個藝術史上的怪名詞。

我們先前說，造成十九世紀初頁的藝術界的盲了的眼睛者，是傳統的因襲的成法，這成法之在英國，便是褐色時代這句話，而直以褐色這利刃，深深刺破了羅斐爾前派的當代畫家的眼睛。

羅斐爾前派畫友如果是沒有勇氣的凡夫，他們也該跟了當代的藝術界，去過他們那漆黑的一團的褐色生活了；他們到底是虎虎有生氣的活人，是有勇氣有天才的青年，在這種低的褐色的氣壓下，他們不期而同發出一口嘆氣：“老是這樣畏縮著，幾時是個結束呢！”那時有個年老的畫家古蘇利（Gozzoli）的影子，走進他們的心頭，他們為他的那奮鬥的勇氣所鼓舞，找定自己的立腳點這個觀念，猛烈地自己要求着。

對於當代庸俗畫家的反感，使意志堅強的哈曼·亨特，看了羅斐爾的作品也都生氣。有一次，在一個很不得了的展覽會中，亨特站在羅斐爾的名著《變容節》（*Transfiguration*）之前，向了另外的一個人，指摘着這位畫聖的大作的時候，曾有人含了譏諷的意味說：“那末，你們就是羅斐爾前派嘍！”雖然是嘲罵，這名字到底被採用了。

英國的羅斐爾前派的全名，是“羅斐爾前派畫友”（Pre-Raphaelitism Brotherhood）。為什麼一定要加上“畫友”兩字呢？據哈曼·亨特說，這是魯賽的發起的。魯賽的是特別富於熱情的，所以

到後來他又改了方向，做浪漫派的一員。他既懷了要為羅斐爾前派出一出氣的念頭，總是覺單是平凡的結合還不夠團結吧，所以他一定要加上這兩個字，使得內部再親熱一些，再團結一些，再有力一些。

對於羅斐爾前派的批評，多是多得不可勝數，除當時倫敦的有名報紙而外，在別的文學家的作品中，也有的看到。《阿博洛藝術史》的作者，說十八世紀以來的英國藝術之墮落，直到千八百四十八年代羅斐爾前派出世後才得到了拯救；在世界文壇享有絕大盛名的迭更斯，也為他們發了不少的氣；盧斯金則不但他的名著《現代畫家》中，把羅斐爾前派的地位抬得很高，且專為他們著了不朽的名著《羅斐爾前派》一書。

是在西元千八百零五年的國家畫院展覽會中，米萊斯發表了為羅斐爾前派運動的第一張大著《木匠舖》的時候，這位有名的長篇小說的著作家，曾寫出一段痛詆羅斐爾前派的文字，在 *Housed mords* 上發表，他說：

在木舖之前，一個折了頸子的醜小鴨，批了一頭紅色的野髮，穿了一身睡覺時才穿的衣服；他的一隻手，給同他在附近一個臭水池旁同玩的小孩，用棍尖戳破了；他帶了這隻血污的手，向一個跪着的女人訴苦。這個女人真也醜得可怕（像這樣一個扭折得脫了骨節的咽喉，要是真有此人的話，大概已竟不會活了），要使他同法國最下等的酒店，或者英國最卑污的酒館的女人站在一起，她也會像趕一個醜的妖怪一樣，把她立即趕出來。

他的話是對的，如果是站在他的地位說話。此外另有一種關係則是當時大家既不了解“羅斐爾前派”是什末意義，而在英國的文字上，這兩個字又很容易看錯，或者大家看了這個名字，以為羅斐

爾前派的畫友們，竟如此大言不慚，才不過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居然要自謂遠出羅斐爾老祖宗以前，安能令人不氣！加以米萊斯此畫，既不肯為宗教說法，又不是模倣古人的傑製，正如他的畫友哈曼·亨特所謂一筆一觸都是直接從自然中得來的，為了使肌肉的部位正確一些，又親自到真實的木匠舖子去畫過，這種，怎麼能合當代人們的脾胃呢！

迭更斯的描寫手段，誠然有使當之者靡的力量；但在同時，却又有同樣有力的藝術批評家，寫出反面的評話：

他們的藝術，造形非常完整，用色異樣豐富，的確是國家畫院中最好的作品。我對他們有着莫大的希望，望他們變為比起一個世紀以來我們所能看到的藝術，尤為完善的畫派。

如果他們能依據他們固有的天才，能應用現代科學的幫助，能保持如十三世紀同十四世紀時代的藝術家們的忠實，直接去表現環着他們的那大自然，我敢說，他們很可以創出一個在英國為最新最高尚的畫派來。

盧斯金的這兩段話（前段見《現代畫家》，後段見《羅斐爾前派》），顯然同迭更斯站在對壘的地位。這也無足怪。藝術批評原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批評家或又携了私仇，或者又不能用自己的眼睛去賞識藝術，不能以自己的心為心呢，則錯誤當然更多。迭更斯同盧斯金，都不失其為十八、九世紀有名的英國文學家，而觀點竟至如此不同，大概前者也未免太為當代的老畫家們所迷混了吧！此刻蓋棺論定，不管新也好，舊也好，羅斐爾前派的影響，在近代藝術史上，尤其在英國的藝術史上，到底佔到了重要的位置。

歐佛白克把羅斐爾的藝術比做湯，而把模倣羅斐爾的藝術，比做“湯的湯”（Soup of the Soup）是對的。湯已竟夠淡的了，淡於湯

的東西，還有什末味道？但在十九世紀初頁，英國吃慣了“湯的湯”的人實在太多了，已竟不願再吃別樣東西——這自然是錯的，是虛偽的，是自騙自的；但誰肯出頭說話呢？誰肯拿出真味給人嘗呢？獨有羅斐爾前派畫友，無論身體上、經濟上、精神上，怎樣受着外來的痛擊，終能抱定百折不回的勇氣，實現他們的主張。這樣勇於進步的精神也是值得佩服的。